

窗外拾零

平桥区 朱跃杰

鲁迅先生曾写过一首诗,诗的名字已不记得,其中印在脑海里有一句,就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秋冬。”用先生的这句诗,形容我当年赋闲的情景,再恰当不过了。

2010年夏,暑热难熬,顶着烈日的曝晒,我家从一中家属院,搬到“阳光花园”小区,住在园丁苑小高层。在房屋装修时,老伴特意预留了一间卧室,作为我的书房,这是我读书写作的小天地,一排书橱占满一堵墙;再加上一张书桌,古之称为书案,我的书案比较宽大,现在戏称为“老板桌”,书桌与老板没有“半毛钱”关系,这一称谓不知从何说起,简直糟蹋了读书人。

书房在北边,书桌紧邻北窗,我这人不拘小节,说俗一点就是懒散,书桌上堆满各种书籍,一贯是杂乱无章;我最欣赏置于书桌东北角的一块石头,这石头并不是红腊石之类的名石,就是一块普通的河石,不值什么钱,是我在谭家河乡的西河里捡的,形象如山又如驼峰;读书写作疲劳了,就用手把玩

一下,天长日久,竟被我摩擦的油光发亮。书房北窗外是一大片空地,栽了许多树木,我居住三楼,视野开阔,光线敞亮。搬家的次翌年,我就退居二线,在家赋闲,常年与书房为伍,与北窗为邻。

春暖花开的时候,窗外摇曳的树枝,渐渐泛起了绿芽,桂花树、槐树、梧桐,在一夜之间,好像商量好似的,都染上一层绿色;远近高低,参差不齐。开窗望去,格外有趣,一只只小鸟,在树上飞来又去,不知道是在觅食?还是在恋爱。它们叽叽喳喳,一展歌喉;它们三五成群,舞姿翩翩。胆大地立在窗台前,似乎在窥窃什么;胆小的在稍加停留,就从窗前一掠而过。

窗外的几棵绿树,年年岁岁,少有变换,看似呆板的,也有它们的诗意。特别是在雨天,家乡的雨人夏后格外有趣,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,仿佛说的就是这雨天。说起来难以置信,有时北窗外大雨滂沱,南窗外却艳阳高照。我喜欢听雨,遇到下雨时,就停下手头的活,坐在窗前,两眼望着窗外,只见天空

乌云翻滚,电闪雷鸣,不一会儿,雨滴在绿叶上,雨珠由小变大,雨声由慢变急,发出悦耳的“哒、哒”声音。这时,大雨“呼啦啦”从天而泄,窗外一片雾气,朦朦胧胧,窗户玻璃像是挂上一色水帘。看到这情景,就会想到白居易的一首诗《连雨》,“风雨暗潇潇,鸡鸣暮复朝。碎声笼苦竹,冷翠落芭蕉。”在骄阳似火的夏天,静静地聆听雨声,一切烦恼都已忘却,是一种奇妙的享受。

初秋,天气略带凉意,你不得不关上窗。即使关上窗户,窗外的几棵桂花树,透过玻璃窗,一串串金黄的桂花,在阳光的映衬下,格外耀眼。八月桂花遍地香,这香气从窗缝里挤进来,毫不客气钻进房间,清香扑鼻,沁人心脾,不知不觉地陶醉其间,使你恨不得深深地大口呼吸,把这香味全都吞进肚里。

一场秋雨一场凉,窗外错落的绿叶,渐渐改变颜色,有黄的,有红的,有半黄半绿的,我倚在窗前,眼见一片片树叶飘忽而下,一叶知秋,古代文人常有悲秋情结,刘禹

锡的一句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,就是真实写照。见秋风起,黄叶落,万物枯,以为江河日下,不免悲从中来。我却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秋天,看待落叶,我曾写了一篇小诗《落叶吟》,其中最后一节写到“如今我已完成使命,化作一叶小舟追逐日月星辰;凉风吹拂我孤独的身影,我将融入泥土,等待来年萌动启程。”这就是对人生的积极态度。

北窗到了冬季,是最晚接受阳光洗礼的地方,南窗的雪融了,北窗的冰凌子还未融化,水滴形成的冰凌子,一条条地挂在窗沿下,晶莹剔透,像一支支大冰棍。北窗台,就犹如天然的大冰箱。有一年,老伴把香肠挂在北窗上,一群越冬的小鸟,或缺少食物,在饥饿中嗅到香味,唧唧啾啾,群起而啄,这过年待客的佳肴,被小鸟啄得七零八落,老伴气得伤心几天。即便如此,干脆做个好事,把破碎的香肠撒到窗台前,任凭小鸟自由享受,小鸟似乎也懂人情,它们跳着追踪美食,发出悦耳的叫声,好像向我们道谢。

黄昏时,一抹夕阳,穿过浓密的树丛,隐隐约约透入北窗,照在我的书桌上,我翻开一页页书籍,仿佛都有晚霞的光影。真美呀,窗外的景色。

母亲的卤罐

光山县 蒋志明

转眼又到年关了,卤罐又是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。每到春节临近,我便深情地想起了母亲的卤罐。

母亲的卤罐,充满了温馨,充满了关爱,充满了年味。在我儿少时,母亲尚在壮年期,一年四季,母亲都与卤罐亲密无间。

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,堂哥是我的班主任老师,到了期末考试,我在班级三十余名同学中名列第一,且与第二名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于是,我被评为五名三好学生之首,捧回了入学以来的第一张奖状。

当我欣喜若狂地把奖状交给母亲时,母亲一把将我拥入怀抱,亲了又亲,说儿子有出息了!然后,打开了当时颇为珍贵的煤炉,将卤罐烧上,下了两块瘦肉,两个熟鸡蛋,两个鸡腿。我眼巴巴地盯

着卤罐,盯着母亲,望眼欲穿的盼着食物,那种神情、那种企盼,是如今孩子们不可想象的。

后来,我上了中学,上了大学,日子一年好于一年,卤罐也不再那么吸引我了。每逢母亲再烧卤罐,我就劝母亲不要再辛苦了,街上的卤罐随处可见,买一些卤菜回来便省事了。

可是,母亲总是不以为然,觉得自家的卤罐无与伦比,且乐此不疲。每逢年关,母亲依然早早地升起卤罐,一罐又一罐地卤着各种美食,令我们姊妹五个垂涎欲滴。如今想起,心中依然温暖如昨。

如今年关又临近了,各家各户都纷纷地支起了卤罐,无论是你走在大街上,还是步入小巷内,一股股卤肉味香气扑鼻,沁人心脾。

随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,卤罐也越来越吃香了,无论是你做客酒店,还是走亲访友,饭桌上的卤菜明显的多了起来。吃着香气扑鼻的卤菜,不由得使我又深情地想起了母亲的卤罐。

母亲的卤罐,养育了我们全家,特别是在我们姊妹五个的童年时光里,母亲的卤罐确实颇具吸引力。

如果我们嘴馋了,就缠着母亲升起卤罐,卤罐尚未烧开,我们姊妹几个都围着母亲,眼巴巴地盯着卤罐,待起卤罐时,母亲排好几个小碗,然后一碗先盛几块肉,再盛一个卤鸡蛋,最小的孩子吃鸡腿,大姊妹们就没这个口福了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春节又逼近了,卤罐也蜂拥而至了。每每见到卤罐,便深情地忆起了父母。母亲的卤罐啊,是我童年最深的记忆,我将一生一世地铭记着,直到永远,永远……

什么也不说了(外一首)

□光山县 李胜志

欢天喜地相逢
撕心裂肺告别
我和你
相濡以沫
相伴一生
完成前世之约
转身离开
从此只有怀念

碗筷儿

一只碗
配一双筷子
算不算绝配
神仙做的美食
好吃到舔手指
算不算幸福
一日三餐
不见不散

文学副刊投稿邮箱:6659866, 邮箱:xyzhoubao@163.com, 欢迎多赐美文,尤其欢迎推荐新人新作。